目　录

钟天樾烈士的青年时代……钟虞阶（1）
余栋臣在永川的活动……王国璜（8）
陈文贵传……永川县志办（17）
姚履中先生生平纪略……唐体元（24）
周敬承先生二、三事……佘凤翔（26）
永川教育局最早的女局长……黄孝永（31）
四川小人物——何本初……何致君（41）
回忆解放永川的经过述略……金振声（53）
喻家坡土匪被歼记……黄鸣皋（58）
我参加出国抗战的回忆……王大中（64）
抗日将领——潘左……何致君（98）
我对日机轰炸永川的追忆……邱启亨（109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永川“师范学会”与“六艮战争”
……邓崇仕（112）
松溉精城中学创建史略……陈博一（118）
永川官医馆概略……邱志云（121）
我所知道的“彭统道”与“同善社”
……黄寺鹤 肖孚恒（126）
1949年松溉新旧镇长交接纠纷和枪杀事件
……皮文蔚 肖稚华（138）
永川松溉新运纺组厂史略……龙治云 陈博一（142）
白塔桥词……刘同德（147）

钟天樾烈士的青少年时代

钟虞阶

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于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二日，将钟天樾参加革命的简要史实介绍给了永川县民政局，现抄录于后：

“钟天樾烈士，又名天岳，四川人。一九二三年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，共产党员。积极从事反对军阀孙传芳的斗争，被捕入狱。北伐军攻克南京后出狱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。一九二七年“四、一二”前夕在南京与侯绍裘、梁霞烈士等十余人被蒋介石反动派逮捕、杀害。特此函告。”

事隔六十多年，现在来写烈士青少年时代的事迹，总感觉不好写。因为有的事已记不清，有的事又遗忘了，但为了纪念还在青年就为革命而牺牲的哥哥，我又不能不写。只好将他使我最难忘的几件事写出来，作为我对他的悼念。

钟天樾烈士，原名正沅，号尧弼，四川省重庆市永川县人，一九〇五月九月出生于永川县永昌镇滨溪巷钟家院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被蒋介石反动派逮捕；与侯绍裘、梁霞等同志十余人被集体杀害于南京，死时年仅二十二岁。真是：“革命未竟身先死，长使亲人泪满襟。”人非木石，孰能无情。拿私情来说，他的死当然使亲人悲痛，可他的革命事迹和不惜牺牲的精神，又时刻鼓励着我们，将悲痛化为力量。

六十年前，我们的家，有祖父母、父母亲、两个姑姑和我弟兄两个，共八人。祖父经商，有三间街房和一个坐院并

有田产五十多亩，颇为富裕。父亲和么姑都上学读书。我父亲当时在成都求学，就读于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。辛亥革命那一年，我家发生不幸，祖父和我的母亲、么姑，相继病逝，以至家道中落，负债累累。父亲求学在外，不能料理家务，家中内外事务，都落在祖母身上。祖母不单是操持家务，还要摆摊子卖咸菜找钱来维持家中的零用。生活虽苦，祖母却很重视我们弟兄的学习。我和哥哥都是四岁零四月拜了蒙师，六岁进小学。祖母是个文盲，但对我们的学习，要求很严，星期日也要我们到私塾去念书。除了读书，还要我们做力所能及的事，如打扫室内外清洁、打猪草、淘河二炭等劳动。

哥哥热爱劳动，从不偷懒。记得他要上中学那年暑期，他和我天天下河淘二炭。他对我说："弟弟，我们争取在暑假中多淘二炭，让它堆满一间屋，节省拿钱买炭，使祖母少耽忧。"这个暑期，他的确实现了诺言。他的勤俭习惯，也是这样养成的。

他升中学，祖母怕耽误他的学业，叫他在学校住宿，他挑着篾书箱，进学校了。祖母经常叫我送换洗衣服和咸菜到学校去，顺便把换了的衣服带回家里洗。哥哥喜爱运动，尤其喜欢踢足球，很费鞋子，每月家里要做两双鞋送去。有一次祖母对我说："你跟哥哥说，穿鞋顾惜点。他读书，家里做鞋都搞不赢。"我到学校照直对他说了。他没说什么，把我送出学校，叮嘱我对祖母说："晓得顾惜穿。"过几天我送东西到学校去，看见哥哥正在体育场踢足球，脚上穿的鞋破了口，用绳捆着。他见我又送鞋去，连忙接着。我向他说："这双鞋是请肖二婆做的，阿婆叫你爱惜穿，大姑没时间做

鞋，快过年了，家里的事多。”他连忙对我说，“你回去告诉阿婆，上次送来的鞋还没穿，暂时不跟我做鞋了。”他牵着我的手，送我出校门，并叫我走慢点，以免跌倒，我连连向他点头。儿时的事，至今仍深刻地不能忘记，象电影一样时时闪现在我的眼前。

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，北京爆发了学生反帝爱国斗争。这一运动，短期内便蔓延全国，永川也不例外，很快就成立了前所未有的永川学生联合会，号召学生罢课，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，并在永川举行了第一次学生大游行，这也是空前未有的。学生联合会就设在永川中学，并请木工做了很多木棒，长约尺余，头大尾小，上写“打亡国奴”几个字。游行的那一天，永中学生的队伍走在前头，好威武啊！我当时是永川第一小学的学生，也拿着纸做的尖角旗，旗上写的口号是：“外争国权，内惩国贼”，“反对北洋军阀政府”，“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”，“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同袁世凯签订的《二十一条》不平等条约”等。出发时高呼口号：“外争国权，内惩国贼”，“还我青岛”，“废除二十一条”，“抵制日货”，“拒绝巴黎和约签字”等。游行群众情绪激昂，口号声震彻永川的各条大街。当游行队伍走到万金路时，看见哥哥和几个为首的学生，提着“打亡国奴”的木棒，忿怒地警告杂货业和绸缎业的商人，要他们抵制和不卖日货，不然就要捣毁他们的商店，吓得那些卖杂货的商人目瞪口呆，连声称“是”。哥哥他们英勇的形象，使人敬仰。

游行散会以后，第二天听说永中校长曾尚钦，要开除昨天示威游行为首的几个学生，罪名是鼓动学潮，扰乱社会秩序，违犯校规，这其中当然有我的哥哥。后来听说因遭到了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永川人的反对，曾尚钦才听从学校教师的劝告，取消了这一处分。当时我幼稚的心灵上发生了这样的疑问：爱国都有罪吗？我们的政府为什么是卖国的政府？世界为什么还有强权和帝国主义？……。这些问题，想等哥哥星期天回家为我讲解清楚。哥哥回家时，给我讲解了这次示威游行的重大意义，并告诉我以后要多学历史，学读报纸，关心国家大事。这是哥哥给我做的启蒙工作，也是我永远难忘的教诲。最后他说："我们的祖国正处在危急存亡的时候，有志青年，要发愤忘食，以救国为职志。"又说："这个世界，只有强权，没有公理。弱肉强食，古有名训。"这些话至今仍记忆犹新啊！

过了两年，哥哥在永中毕业了。临毕业考试前，永中住校学生清算伙食帐目，同学们选刘宗崇和我哥哥为查帐代表，查出校长曾尚钦有贪污行为。帐目公布以后，物议沸腾，纷纷请校长当众答复，群加指责。曾尚钦恼羞成怒，说我哥哥和刘宗崇侮辱校长，挑起学潮，竟无理悬牌开除了他俩学籍。群情益怒，撕毁牌告，毕业班学生拒绝考试，全班退出学校，搬到我家，与校长作斗争。我家楼上楼下，都住满了同学。我祖母爱同学如她的孙儿，天天给他们做饭，还叫大姑给同学们洗衣服，整天忙个不了。我私自问哥哥的同学梁秉灏，经他告诉发生事情的全部经过，才知道是这样的一回事。

同学们每天都很忙，有的写传单，有的写呈文，有的印"快邮代电"，有的出去散发，足足忙了一个多月，轰动了全省，触动了省教育厅。后来教厅派员到永川调解，几经周旋，曾尚钦坚持错误，一意孤行，非开除这两个学生不可。

如果双方僵持，必致旷日持久，哥哥为了顾全同学四年辛苦的学业，愿意牺牲自己，劝同学回校参加毕业考试。教厅派来的人，也劝哥哥借毕业同学的证书，出省投考大学，因当时毕业文凭不贴学生照片，尚可蒙混过关。我哥哥才借永中十三班毕业同学钟天樾的证书，到南京投考东南大学。

凑巧我们的表兄刘璞这时正毕业于北洋海军大学，回到重庆，写有信来谈及升学的事。哥哥接信，喜出望外，即时作答，并邀刘宗崇同去南京。

临走前，有这样一个故事。我哥哥有两夜抱一床旧棉絮，内藏一把尖刀，黑夜出门，深夜始归。第二夜回到室内，只听他唉声叹气，喃喃地说："该当他运气好！"我轻轻地问哥哥，"什么运气好？"哥哥细声对我说，"我去杀曾尚钦，殊知等两夜都不见他过路，这不是他运气好？弟弟！你要记住，曾尚钦两次开除我，他是扼杀青年的刽子手，是教育界的败类，不杀他，我恶气难消。这是子孙仇，我一定要报。"那一夜，他总是翻来复去睡不着，一直到天明。

还有一件事。阿婆因为哥哥要出远门，这是喜事，叫人杀鸡给他饯行。杀鸡的人，把鸡杀死，将血注入碗内，没提防鸡没杀死，鸡最后挣扎，脚一蹬，把注血的碗打倒了，血溅在地上。阿婆见此情景，大为恼火，返身到她房内睡了。哥哥以为她病了，连忙跑去问她。阿婆说："不是吉兆。你这次出门，"旺子"（即血，永川的方言。）不晓得倒在那里，我看你不要去了。"哥哥向她解释，"这是迷信。"阿婆气大得很，"迷信你不信我信，你不听老人言，教你失悔在后面。"越劝气越大，最后说："你要走，我没有钱给

你。”哥哥请大姑去劝，她老人家火更大，甚至打了大姑两耳光。

祖母不允许，但哥哥坚决要走，请大姑给他路费，大姑无法，把私自积的私房钱八元，给他作了去重庆的旅费。七月初的一个早晨，他与刘宗崇一路，动身了，我和大姑送他走时，他边走边说：“在家不死吗？一场寒病和摆子（疟疾）都收得了你。望大姑多多劝说祖母，一定给我寄学费到南京。”哥哥背着换洗衣服的布包，匆匆地走了。我们望着他的背影，直到看不见时，才转身回家。谁知这一别，竟成了永诀。

哥哥到重庆，来信给祖母问安。并说到渝承表兄的关怀，不单是送衣服和被褥，还送了五十元旅费，要他投考北京大学或东南大学。表兄认为中国的大学，当时这两所大学比较好，他一定听表兄的话，决定到南京考东南大学，到时才给家里写信，希望祖母不要挂念。还说表兄要来永川看望阿婆。最使我难忘的是最后一句话“国将不国，何以家为。”表兄回成都，路过永川，特意来看望祖母，经表兄劝说，祖母非常高兴，答应给哥哥即时寄钱去。

哥哥到南京，先考东南大学，未被取录，又与刘宗崇到上海投考同济大学，与刘宗崇同被取录。但哥哥不愿读同济大学，只身仍回南京，住东南大学先修班，有志者事竟成，第二年终于考上了。他给我写信，要我用心学习英语。并说四川的学生出省考学校，一般都因为英语成绩差而名落孙山。哥哥教育我的话，好象至今犹在耳际。

五卅惨案发生时，我给哥哥写信，告诉他永川学生联合会为了声援京沪一带的反帝斗争，我们永中也罢课，举行示

威游行。为了抵制英日仇货，我们又举起打亡国奴的木棒，这是他们遗留给我们的传家宝。哥哥即时给了我的回信，并用英语练习簿写了《五卅惨案的前前后后》这篇报导文章，内容说的是他们领导工人罢工、商人罢市、学生罢课的情况和这次运动的意义。同时寄回他最近的四寸全身照片一张，我拿起来一次又一次的细看，他比在家的身体更魁梧更英俊了。他穿的不是西装革履，而是祖母给他寄去的是家里为他缝制的长袍和衣鞋。他虽然到了大城市，仍保持着朴素的作风，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。但他写的文章和照片，几经沧桑，荡然无存，令人遗憾。

从前以为哥哥被杀，系一般人的谣传，未予置信。一九八〇年下年，始向中共南京市委去信，请问他的下落，后经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复信证实，天健烈士确已为革命而牺牲了。人终是要死的。“死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”烈士的死，死得其所，死而无愧。他的死，为我们留下了好榜样，我们一定要勇往直前，完成他未竟的事业。哥哥啊！永远安息吧！我们为你祝福！为你祈祷！今年烈士刚好满八十，我有一首纪念他的诗，写在下面，作为收束。

书生救国究何辜？宁丧其元不作奴。
百战将军今尚健，一击勇士已成枯。
独夫党羽遭殊罚，烈士同袍成壮图。
自古英雄谁不死，长留青史耀南都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余栋臣在永川的活动

王 国 璜

余栋臣在永川的活动有两个阶段。清朝末年他来永川打洋教，代表群众的要求，轰轰烈烈，算得上一个反帝爱国的英雄。民国初年他在永川打出复辟大清的旗帜，逆历史潮流而动，羽毛尚未丰满，即被擒杀于永川，又是一个顽固保守的典型。

1960年和1981年，永川政协曾组织老年人座谈，并派人到三教、玉龙、龙水等地，搜集有关余栋臣的口碑资料，所得结果与有关记载、基本相符。

一

余栋臣是大足县龙水镇外五里余家坝人，生于1851年9月7日。他性情豪爽，见义勇为。目睹当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，洋教的教士教民横行乡里，全国各地反洋教斗争此伏彼起。他带头参加了1886年和1887年和1890年大足龙水镇的三次捣毁天主教堂事件。1890年那一次，教会把没有参加捣毁教堂的蒋赞臣控诉成打教堂的首领，教民不仅捣毁了蒋的家，还要求县官加以逮捕。余栋臣激于义愤，本着“好汉做事好汉当”的精神，与蒋赞臣、唐翠屏、李尚儒等十二人歃血为盟，大举反教，于是爆发了余栋臣领导的第一次反洋教的武装起义。

此次武装起义占领了龙水镇，杀教民十二人，打毁教民

房屋二百多间，没收教民财产，强迫教民退教，发布檄文。起义队伍由一百多人发展到数千人，附近场镇纷纷响应，在川东造成了巨大影响。清政府采取先分化后打击的政策，使起义失败。余栋臣率群众二百余人潜入西山（即永川大足交界的巴岳山）活动。数年之内，终因寡不敌众，不得不转入隐蔽活动，出没于龙水、邮亭间。

1898年余栋臣被官府逮捕，囚于荣昌监狱。蒋赞臣召集数百人往荣昌劫狱，将余栋臣迎回龙水镇。大家认为，聚众劫狱，是清政府决不能容忍的，官兵必将前来追捕，而且会祸及群众，事已至此，只有再举大事，从死里求生，于是以余栋臣为首的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反洋教武装起义爆发了。

第二次武装起义首先占领了龙水镇。捉了荣昌河包场法国传教士华芳济，作为人质，提出了斗争口号，发布了檄文。不到十天起义队伍即达六千人以上，最多达一万人，编成了一百哨。九、十月间起义军分兵出动。北至铜梁、安岳，南至永川、江津，东至重庆、西至内江、资中，远近各县纷纷响应，影响及于湖北。计闹教三十余州县，焚烧教堂医馆二十余处。此次起义是义和团运动前反洋教斗争中规模最大，影响最深的一次。

二

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后，1898年九、十月间，亲自率领他的主力，经三教场，跳石河到达永川城边，住扎在南门外文昌宫（现在的文化馆、图书馆）。城内官吏惊恐万分，闭城防守，昼夜巡逻但余并不攻城，他派部属四出打教。当

时永川教会势力最大的是南路一带的黄瓜山上、来苏、王坪、兴隆（永隆）、仙龙等乡。这一带他亲自率队前往，至于陈食、临江等乡他也派了部属前往。

他的部队所到之处，首先发布檄文和告示。檄文的主旨是：反帝反洋教，维护清廷，维护圣教（孔孟之道和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德文化），告示则是安民告示。

檄文中“……今洋人者，海舶通商、耶稣传教，夺小民农桑衣食之计，废大圣君臣父子之伦，以洋烟毒中土，以淫巧荡人心，自道光以迄于今，其焰愈张，其势愈暴，由是奸淫我妇女，煽惑我人民，侮慢我朝廷，把持我官府，占据我都会，巧取我银钱，小儿视如瓜果，国债重于丘山。焚我春宫，灭我属国，既占上海，又割台湾，胶州强立埠，国土欲瓜分，自古夷狄之祸，未有甚于今日者。我文宗皇帝驾幸热河，苟非犬羊之逼，岂抱鼎沸之痛，试问我朝臣子，孰非不共戴天之仇耶。……”这一段阐明了他反帝反教的主旨。

檄文中“……凡我大教诸色人等，秋毫无犯，部下倘有不遵，立正军法。至各州府县，官是朝廷之官，兵是朝廷之兵，役是朝廷之役，如能见容，一切不敢有犯。本义民但诛洋人，非叛国家，倘视为仇雠，反戈相向，则兵丁官役俱是洋人，并非我朝臣子，于国家法在必诛，于义民理难容宥。其奉教之家，果能痛改前非，捐金赎罪，亦许自新。更有奇才异能，英流名士，肯从吾游，必当重聘隆礼，言听计从，运筹帷幄，共集大事。……”这一段说明了他不反清，不反官府，对群众和对教民的政策。

檄文中“……本义民……报国捐躯，有兵无饷，义旗所指，伏愿各处绅粮，仁粟义浆，量力资助，居则聚一日之

积，行则备一夕之卫。本义民兵不苦饥，事必有成。……”这段劝绅粮捐钱粮支援义军。

他所贴出的告示，略谓“此番兴师起义，打教非比寻常，意在除邪辅正，并不扰乱地方，货物公买公卖，禁令时刻申详，……士农工商各界，安堵勿得惊惶，勿得携家别往，勿得畏避躲藏。”这是安抚群众的。

余栋臣在永川的活动，完全是按照檄文和告示进行的。

余和永川官兵，虽然相互戒备，但双方都不出击，所以余在永川约一个月的时间，没有和官兵作战的记录。城里群众响应余的号召，捣毁了塘湾街的天主堂和它附设的医馆，抄了覃家的洋纱铺。在城外焚烧了黄瓜山等地的教堂。他对教民则视其作恶与否，或是否叛教而分别对待。教民如烧掉十字架，重新供上“天地君亲师”的“香火”，就可以不受惩处。否则就是顽抗，要受到象洋教士和作恶多端的教民一样的打击。在来苏杀的一位教民王中和，是顽抗份子，经余再三开导，叫他叛教，和帝国主义割断联系，可以得到宽恕，但王中和始终执迷不悟，坚不听从劝告，在临刑前，在路上还不断念着“天主救我，天主救我。”在黄瓜山孟家坡杀的孟晋爵，在城边杀的王成量、邓一品，都是顽抗不肯叛教的。余在永川只杀了这四个教民，捣毁了所有教堂，抄没了教产，其余秋毫无犯。

余在永川还把洋教士带在一起，那是准备遇着官军攻击，用来喊话的。据说他在别处打仗，要华司铎喊“我是华司铎，打不得啊！”这样官军就不敢大胆进攻。

起义军纪律严明，公买公卖，人民照常安居乐业，余对贫苦群众也很爱护，曾拿出一部份钱粮救济贫民。余在永川

常和群众谈家常，问疾苦，如家人父子一般，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支持。据说后来永川璧山一带还有人在家屋里贴有他的画像供奉他的。

三

余栋臣在第一次起义失败后，队伍散了。桂天培出任大足知县，对余案放松追究，余于１８９５年（光绪２１年）回到家里。因为拖过队伍，有了钱，于１８９６年在他家附近的张家沟，买了６０亩田，１８９７年又买了４５亩，同时还娶了有一小女的寡妇蒋氏为妻，过着优裕清闲的生活。如果不是１８９８年被捕入狱，蒋慧臣又打监劫狱把他救出来，逼上了“梁山”，他是不会再举反帝打教的旗帜的。因此他在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整个过程中，都是接受清政府的招抚政策的，和清政府边打边谈。在谈判中随着他力量的由大变小，由要求高官厚禄变为要求保全身家性命，但起义军中的革命派也不断掀起反对“就抚”“妥协”的活动，阻碍他们的谈判。

余栋臣来永川打教的九、十月间，是他力量最大的时候。清政府采取的是“招抚政策”。清政府屡电护理四川总督文光说，余“如能就抚，立释华、黄（黄用中，铜�梁县司铎），解放附从，调和民族，不特可邀宽典，且当令其效力。”“又饬任锡汾（川东道尹）“亲身前往”，许余栋臣“从优奖叙。”（清德宗实录）余栋臣已答应就抚，但遭到军中主战派反对，对释华一点，认为系骗局，以致迁延月余，未有成议。

十一月以后，清政府又令新任四川总督奎俊、藩司王之

春说："总令余蛮子腿团尽释，放心交铎为第一要义。"余株臣主要是"自知罪重，且结怨西人，深恐交铎受抚后，无可挟持，外人复以前案重兴大狱，进退维谷，亦属人情。"要王之春"剀切开导，告以国家即准其自新，断无反汗之理，一面会商领事，给予一切实凭单。人非木石，当不致始终执迷不悟也。"（均系清德宗实录）王之春和周万顺（四川提督）商议后，由周万顺亲自到余营劝降。周到余营向余发誓保证安全，并与余结为异性兄弟。此际余力主投降，但遭到将领张桂三等坚决反对，一时营内大哗，拥入大营，欲杀华、周二人，余急以身翼护二人，且说："你们要杀，就先杀我。"余为平息众人的愤怒，也为了保护周的生命，遂不能放周回清营。由王之春另派人来余营协商，允许余保留全部队伍，编为六营，由官方发给饷械。清政府回电谓："现在余蛮子并将周万顺扣留，悖逆情形显然可见，岂有再给军械之理，"（德宗实录）而拒绝了。

十二月清政府同意湖广总督张之洞"无论教士生死，皆唯有进兵围攻"的建议，电谕张之洞等说，"川省余蛮子闹教日久，心怀叵测，势难安抚，已谕令奎俊等相机剿办矣。"于是王之春调集川鄂官军，围剿余株臣，采取各个击破，缩小包围圈的策略，击杀唐翠坪于资中，蒋赞臣投降，何希然在内江败亡，张桂三、马代轩亦相继失利，兵退龙水镇。1899年一月，余株臣放弃龙水镇，率众入西山，官军遂包围西山。

余株臣此时尚拥众三千，但被围西山，粮食无着，众寡不敌，于是余以保全身家性命为投降条件。余株臣在放弃龙水镇前，一月十五日将周万顺放回清营，以创造投降的基本

条件。一月十八日余在西山求援于华芳济，华教其致书周万顺，要求免罪投降。一月十八、九两日，起义军拥至华芳济处，必欲杀华，然后向江北进军，均经余劝阻。以此不得不释放华芳济，于十九日上午余率亲信十数人，送华出山，行走数里，突来２００余人，当路截阻，口叫杀洋人。余急以身护华，众人拥上几将余推堕，余只得跪地恳求说，“某别无生路，惟有释放洋人为挽救之计，因请诸君谅我，言际，泪如雨下。”（华芳济《被掳记》）华下山后，余的投降条件具备了，只等清政府的答复。一月廿九日清政府电奎俊说：余蛮子如果束身归命，则历次已有曲贷之旨，未便听任营员，好大喜功，以终始相要挟，辄敢对敌为词，遂加显戮，致失人心。”（实录）余栋臣得到保全性命的诺言后，就携眷下山，自赴清营，向清政府投降了。

四

余栋臣投降后，被禁于成都。清廷原不以余为叛逆，遂不以叛逆治罪，将余禁锢终身，另修新监一所安置，厚其给养。因此余栋臣感恩不尽，所谓“帝德乾坤大，皇恩雨露深”了。汪海如《啸海成都笔记》中谈到余在狱中的情况说，“余在狱中，但知啖肉吸烟，且好与厮役相笑骂，见长官则骇汗失色，喃呐不能语，皆以胆怯鄙之。”看来余栋臣在优厚监禁中，已变成十足的清朝奴才了。

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后，余栋臣被释放出来，已是六十来岁的老人了。他在长期禁锢中，耳目蔽塞，思想僵化。中国已进入民主革命时代，清王朝已被推翻，共和国已经建立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而余栋臣仍然地坚持忠君思

想，妄想恢复大清，恢复旧事物，旧秩序，和新思想新事物格格不入，遂成为中国的“堂·吉诃德”式的人物。

辛亥革命时同他一起反洋教的将士和群众，发生了剧烈分化，特别是哥老会已成为“同志会”的基础。张桂三、蒋尚清、杨玉成等和大部分群众都参加了“同志会”，反对清王朝，拥护共和，也有少数人仍然忠于清室。当他回到龙水镇时，两派都来欢迎他，但他只接受顽固派的欢迎，对革命派则目为匪徒，不屑与他们为伍，（龙水故老回忆）。他在“龙水镇家每逢集期赶场……余就借此机会向群众讲话，大意是宣扬满清德政，咒骂民国执政者为“娃娃胡闹。”还“号召旧侣，涕泣誓师曰：皇帝恩德厚矣，不扶之非人也，于是大书‘保清’二字于旗，出与民军斗。”（汪海如《啸海成都笔记》）当时民国初成立社会封建顽固势力还很大，“适有本地滥秀才喻某，破产商人张某，积极怂恿余栋臣再度举事，藉报清廷不杀之恩，余受惑僧喻、张潜往西山聚首谋事。打出复清旗帜，自称大清将军，人心鼎沸。”（荣昌政协《余栋臣寄押荣昌监狱前后》）

永川政协座谈会上老人谢位三等回忆：“1912年春余栋臣又到西山，以朝阳寺、黄泥塘等地为基地，聚集了几百人，搜集了一些明火枪，抬枪、罐子炮等武器，又派人下山筹集钱粮，打出十六个字的两面旗帜：“扫除新政，光复大清”，“四川忠勇，保卫前君。”

他还发出告示（存四川博物馆）。告示的由头是“统营兵马靖国大将军余”，“为保全宗社，以拯生灵而救时务事。”告示的主张是“靖国治乱，”“锄奸复清。”内容仍然提到反帝，有“方今强邻窥伺，宵旰勤劳，始则捐金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